衎石齋記事續稾

衎石齋記事續稾卷四

嘉興錢儀吉新梧

尚書精義序

尚書精義宋淳熙閒閩人黃𤁉卿倫編集諸儒解說以成宋藝文志直齋書錄解題俱云六十卷經義攷云已佚乾隆閒館臣錄於永樂大典爲五十卷此本爲長洲畢氏靈巖山館所藏秋帆尚書在翰林時從館中傳寫者其書首列無垢張氏九成之說張氏譔尚書詳說及書傳統論今統論猶見于橫浦集而詳說五十卷全佚

久矣葬卿蓋悉錄其文以之爲本更取諸家增益之如范祖禹顏復張綱之講義吳孜之大義胡仲之解義王安石及其子雱之新經義黃君俞之關言楊繪之九意孫覺之十述陳鵬飛王當王日休之解孔武仲張沂之說上官公裕之解說顧臨之集解今皆無傳本而僅見于此書尚有劉敞周範蘇子才朱正夫等據晁公武言亦見顧氏集解中以及司馬君實孔文仲李定蕭玆朱震諸家又別有張氏周氏之屬或併失書名或惟傳姓氏皆采獲不遺存其崖略直齋疑爲書坊託之黃氏者

在當時然否不可知迄今而諸賢之遺文大義多賴以不墜豈不甚可貴與若所引東萊呂氏說與今婺州時氏增修本文字頗異則以東萊初未有成書後人尋繹稾本各以意潤色爲之故不同耳要其義旨非有異也予得此本四十年行役必偕谷仁學使好樸學而深於書一見忻賞輒爲捐俸付梓蓋傳一書而兩宋數十家之書皆不泯沒於以嘉惠士林多聞有獲其於敎也不亦宏乎道光丙午應鍾之月

公羊墨史序

舍三傳以言春秋後儒之失也春秋天子之事也以孔子之聖不得用於定哀之世退而託史文以垂法百王葢其筆削之旨微矣而幸傳於子夏之門公羊穀梁是也二家之說同者十七八郎先師所授閒有違異各尊所聞亦皆有大義存焉非是則無以知春秋而唐宋以來傳注多不屑師承前人求其義例徒掇拾左氏事迹臆決是非而曰經意當爾筆墨馳騁好辨而已故其詞愈煩而義愈晦嗟乎自周室既衰王者之迹熄春秋作

而亂賊始沮其後諸侯爭富强蔑道德迄秦而六藝之文熸焉漢興七十餘載乃立學校之官罷百家推明孔氏實自廣川董子始建明之董子治公羊者也言於武帝曰春秋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閒者孔子謂魯大夫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董子之言猶孔孟也今讀孟侯周先生之書於戊公會吳於鍾離中傳言

自近者始之意謂必嘗自治而後可以治天下故始之有貫其始也先生之言猶董子也宣公初稅畝冬蝝生傳曰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先生申之曰幸之者非幸其不爲災也若曰微此王必其不悟乎山崩兔舞以示天警而夏商卒亾桀紂之必不受也斯義也又同於董子之言災異者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而且推原至隱以時君之必受不受爲治亂之本至哉言乎是其明於天人相與之際將上下勤恤用保乂民自貽哲命撥亂世反之正夫孰有先於此乎先生

生丁明季高才不仕鼎革後遯迹邱園抱遺經以終老以視董生遇詘窮矣其治公羊不爲句解字析有特見大義則書之文體簡古一同乎傳凡一百四十事爲上下二卷名曰墨史殆取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也觀其察時勢而爲進退本人情以定襃貶義正而言厲真若有繩墨之陳也者閒釋文義如傳言漷移以爲漷水灌邾田乃漷隨日而移也於解詁言隨水而移者更推明一義百金之魚公張之不用罔罟舊說而以張爲射則與臧僖伯之言合他類此甚衆近時治公羊者孔氏

通義劉氏條例盛行于世惜皆未及見先生書而參證之葢藏稾二百年先生七世孫歸安學博桂始爲刊行學博從子士炯士炳郵書大梁乞爲序儀吉受而讀之不啻如韓子遺殷侍御書所謂鄙心最急者願與同學之士好之樂之聖經賢傳張而明之有日矣乃若曹羈三諫其君不聽而去傳以爲賢先生責其不能格君臨敵而去之雖曰見幾不恝乎哉齊人降鄣傳謂爲桓公諱先生曰紀亾二十八年矣所謂頑民之義桓悉取之魯不能救書曰齊人惡其盡也夫子欲存鄣以存紀也

其說皆與傳相違此其故國遺民之言也葢雖義殊於公羊而道合於春秋嗚呼是又可以見先生之志也夫

道光丙午仲冬之月

三禮義證序

三禮鄭氏之學賈孔以後其傳幾絕議禮者大都皮傅景響取適時會而已釋經者或排比衆說徒辭論之爲美或穿空獨得入蔀障而不知雖正叔之於禮記繼公之於禮經猶不免焉蓋鄭氏注禮其文足以配經篤信好古斯爲善學舍是而他求若瞽之無相若渡江河無維楫必不達矣惟朱子於禮必推鄭氏惜乎通解之作已在晚歲猶賴直卿緝續號爲完書未暇有論定元明之世學者尤尠

國朝諸儒言禮者元和惠氏歙金氏皆誦高密而推明之是故博而能要精而不鑿虛谷先生三禮義證之作亦宗鄭學其尊信憂護同於正經疏失鄭意則正其謌鄭舉漢制竝發其隱是亦禮家不可不讀之書先生以循良氣節聞壹皆本於經術既傳列儒林箸書行海內矣獨是編藏山未出予從先生之孫學博耒得借讀之將謀授梓會汳城遭河患藏書盡厄是編幸高閣無恙亟以歸學博循覽經時愧未卒業愀乎有遺憾焉抑聞之禮曰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而

後世言治河其君子喟然太息曰人心之黃河不可治然則揵薪旣勤危城得定頁有司當亦籌於治亂之故復禮敎以正人心其將傳先生之書不後矣而鄭學之維持亦於是乎有賴道光辛丑孟秋之月

序成之年冬聊城楊至堂先生分巡河南始至偕諸公揵薪塞河明年河復讀是書而善之出俸金助學博付梓刊旣成先生擢甘肅按察去汲學博屬予附識緣起於後癸卯夏五儀吉又書

郭雩莊楷讀易錄序

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象數者物生而後見者也易始於太極未見物也然而天人之道備聖人體焉爲象以明天道君子學焉觀象以盡人道諸儒闡其義蓋各有所宗法而要不可偏廢也善乎亭林顧氏之言也曰孔子論易見於論語者二章而已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是則聖人所以學易者不過庸言庸行之閒

而不在於圖書象數也子謂孟子之言性善卽本乎繼善成性言封建井田舉古人用意大略而歸于潤澤所謂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也先儒謂孟子深於易夫寡過者所以復性有恆者乃能通變孔孟之道一而已矣武威郭雪莊先生之爲是錄也以周子之言立人極者爲學易之始博覽宋元明諸儒之說錄其精粹語自程傳朱義外又數十家近若胡氏易研盧氏易簣亦有所節取大旨主於立人之道窮理盡性期合于孔孟之旨前列卦圖稍參明人錯綜之說亦本於

孔子之言發揮旁通及泰否反其類者特後人異其旨耳葢設卦觀象非象亦無以成易先生之學不偏主一義又如此雪樵中丞以是錄屬予爲序因言先生學之醕養之邃通籍未幾休沐里巷行仁義而誦聖言晬盎之容見者皆不衣自煥先生之得於經者深矣校讀既竣爰識數語以歸中丞

重刊四書反身錄序 代牛中丞

有學術然後有吏治有吏治然後可以正人心而厚風俗以人心風俗不古若徒望諸士若民而不責諸吏治是枉表而求直景也抑爲吏者或騁才智急名譽以求治其身不修民終弗信是源之不清而釃其流雖盈易竭故善爲治者必本諸學善爲學者必反諸身詞章辯博騖外而遺內清靜虛寂守內而忘外二者皆不足爲學聖賢敎人由本以及末明體而達用天德王道同條共貫尊聞行知隨取各足莫備於四子之書惜學者呻

其佔畢徒以為干世利祿而已一旦出身加民卽勤勤於簿書期會而不復深求所以司牧斯民之故由是政與學為二學又與身為二無修已之敬而欲期於安人安百姓也其亦難已二曲先生之為斯錄也誦聖人之言不以為文字而惟見義理不徒言義理而務切身心一字一句當躬對勘使人言下凜然若蘇初覺朱子教人讀書切已體察義正如是釋格物曰格物下學也格物而格得此物下學而上達矣釋尊德性而道問學曰問是問此德性學是學此德性其於先儒言格物窮理

言先立乎其大皆能洞徹本原而歸於實踐釋克己復禮曰人心易放天理難純不有以隄防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莫非隄防之實昔橫渠以禮教人關學遺風至先生而復振葢先生少罹患難終矢艱貞屢徵不起土室闇修數十年堅苦卓絕以斯道自任故能深造有得如此予以檮昧服膺是書有年日置案頭如臨師保茲者仰蒙

恩命持節中州自顧闒茸如無以爲表率措施地閒與寮寀述及是書㢠廷太守欣然披讀因爲辨晰學術異同

發明立言義旨條列下方將刊行以淑後學而屬予爲
之序予惟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大學言齊治平
必以修身爲本士誠有志聖賢或出或處其遇不同其
學則一夫正己以率下講德以道民固有司責也竊願
與諸君子夙夜交勉愼厥身修思永治之未效必反已
內求治之已效猶與人爲善庶幾庠序知仁閭閻知義
正學昌明邪慝不作則敎化不爲空言人心日還淳古
冀以仰副
聖天子化民成俗之至意而稍釋瘝官之咎者其在斯

乎其在斯乎

又 代鄂布政

昔聖門一貫之傳受之者惟曾子而推其道於忠恕約其義於省身其述大學自格致誠正及於齊治平必以修身爲本子思受道於曾子而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孟子受道於子思之門人而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身外無道身外無學一曲先生解釋四書名之曰反身錄有旨哉有旨哉是書在康熙中嘗奏進

敕下內廷諸臣詳閱諸臣復奏云反身錄發明四書之

理大指欲人明體適用反身實踐人人能反身實踐則人人可爲君子世世可躋唐虞眞堪羽翼朱注此書流行有裨

聖治不淺是在當時已推崇之如此大中丞鏡堂牛公邃於理學心契是書常舉以敎人賡廷太守因校勘付梓乞予弁言自惟叢陋豈足窺講學藩籬嘗讀先生文集語錄紬繹再三證明斯義竊有說焉先生傳心錄曰爲學所以自盡其心自復其性非以矜名也須是刊落聲華潛體密詣纔有一毫露聰明逞修能之意便是表

褉便是務外是則反身之道莫先治心先生釋大學曰明德即心釋中和曰常令心地虛豁便是未發氣象便是中釋不踰矩曰全在心上用功矩上操存夫子十五志學即志此不踰矩之學至七十而心即矩矩即心矣至論孟子直言七篇之書反復開導無非欲人求心以此數條證諸傳心之言則學者之操存此心誠不可一日忽也而猶懼其有體而無用也必求諸日用行習之間以踐其實則先生又有悔過自新之說在其言曰古今名儒倡道捄世者或以居敬窮理或以先立乎其大

或以心之精神爲聖或以致良知或以隨處體認天理
雖各家宗旨不同皆開人以悔過自新之路但不曾揭
出此四字是以講學轉多詞費不如直提此四字爲說
當下便有依據因自推之四書中精義孔曰勿憚曾曰
其嚴中庸之寡過孟氏之集義無非欲人復其無過之
體歸於自新之路耳其講內省不疚且曰予生平多疚
莫知自省終日意氣自若自謂無所憂懼後少知所嚮
偶一內省輒慚汗無以自容甚矣無憂無懼之難也夫
以先生之抱道剛潔氣志如神猶欲然自求其過況下

學者乎然則淑其身心又必自改過遷善始夫宰萬事者身也亦心也心之盡也上通於於穆過之寡也旁浹於倫物如是而兢業自持夙夜無怠庶幾忠恕之道不遠而所謂省身修身明善誠身之旨其亦於是會歸乎書以質之太守弁願與中州好學之士共商搉焉是爲序

又 代成按察

盩厔李二曲先生以聰達敦敏之資爲堅苦卓絕之學少時博覽載籍於先儒傳注百家編錄罔不兼綜著有

經史糾謬等書既而由博返約切體身心專以四子書教人闡明聖學啟發後進嘗講學於錫山於靖江於富平所至問道者雲集薰其德而善良不可勝數鄠縣王豐川其高第弟子也集其平日講說之語爲一書題曰四書反身錄所以嚴爲己之實功示學人以準的也先生在康熙閒以博學鴻詞徵毋病辭不赴迨

聖駕西幸關中奉

命特徵又以老病辭遣其子愼言恭齎是書進呈

行在

乙覽嘉悅並
命隨扈大臣同閱之皆謂足以羽翼聖經遂留置
經幄中
御書志操高潔旌其廬一時傳爲藝林盛事而先生泊
於榮利抱道自重人交推以爲不可及云蓋先生少孤
純孝厥考可從公明季勦流寇以身殉難先生聞關徒
步數千里求其戰沒遺處事詳劉氏宗泗所輯義林記
中閒修敷十載獨抱遺經高尚其志闡繹微言紹明學
統蓋以孝子而爲眞儒故其筆之於書者皆躬行心得

之餘修已及人之事提撕警覺深切著明足使頑廉而懦立宏乎前輩大中丞牛公亟歎以爲有功世道之書而賡廷太守精爲校刊肫肫然淑世之心不容已也太守屬予序自惟謭陋於聖學源流無由窺測涯涘爰述先生生平行誼書之卷端所以箸其明善誠身自得於四子書中如此是豈佔畢口耳之學所能比擬萬一者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中州固理學區也昔明道伊川紹孔孟聞知之統而道學興焉其後朱子述四書又多折衷於二程子自是厥後河

嵩之間賢哲繼起代有其人近若湯文正耿逸庵聲績尤著於時夏峰來居蘇門而先生亦以訪其父遺迹往來鄭宋間館於襄城劉氏最久至今汴人士猶多稱道之者然則表章是書爲此邦法式風流令行其感發也近其興起也尤易誠由是書以溯伊雒由伊雒以溯洙泗兢兢焉惟聖言是循惟吾身是治茂正其德而厚其性賢才奮而風俗湻其必由此矣予故樂觀其成而爲之書

劉念臺先生人譜序

予以敬怠日程課諸生或未知其方因爲述先儒主一無適之旨且語之曰心存之謂敬又曰敬無內外卽容貌辭氣間吾且爲諸生驗之矣中丞雪樵牛公聞之忻然曰吾觀念臺先生人譜舉九容以敎人正此意也盍以此授多士俾知所從事乎先是氾水宰謝君子遷嘗有是譜刊本予迺致書子遷子遷卽以書板至並侑之金爲印行費金多無所用余遂召工重鐫以副中丞之意恢謝君之惠而廣多士之益譜言九容之失皆爲顯

過而積成於隱微夫隱微之地即獨也覺之必先去之必決故先生證人之功在愼獨所謂敬無內外者以此即先儒言主一之功亦莫先於此學者於此兢兢焉夙夜惕厲求爲寡過庶幾至於成人是譜傳本不一謝刻以新本注於下方從劉子全書例也余尋繹意義新本尤醕竊以管窺定從新本別有人譜類記曩見蕪湖繆氏本坿之於後董小圯前輩謂類記後人爲之非先生作謝刻亦無之今不復坿仍列謝序於前以志緣起云

道光二十一年中呂之月

重刻天理主敬圖序

盈天地者皆理也人得之以為性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聖人盡性合天以為教君子養性畏天以為學顧諟明命臨之在上質之在旁敢不敬乎形色天性也必有事焉以誠其身敢不勉乎先儒教人居敬以窮理意蓋如此冉先生之為是圖始於主敬繼以養察明行而上達乎天理凡三列二十一字指示親切發人深省王生聘之深體而篤嗜之重為付梓乞予為序予何足以及此而嘉生之用心不可辭以為敬無動靜無內外兢兢

業業勉焉日有孳孳必求當乎天理之實而力行之也
然而行之必先知之也知之必先學之也先生曰平日
無學問之功恐誤仞人欲作天理其病非小須於學問
上著力甚矣學之不可不講也程子曰窮理亦多端或
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
而處其當皆窮理也先生曰程子之言窮理亦無非講
學內事也此予惓惓之懷所願與諸君交相勉厲其於
理欲之辨敬肆之界析之必嚴守之必篤庶幾可與入
德以無負先生開示後學之微旨則是刻也其亦天理

之不容已也夫道光二十有七年

東南水利略序 代盧尚書作

吳興淩君少耆生長世胄覃心實學亟桑梓根本之謀攷陂湖通塞之迹南自武林北暨楊子合兩省七郡經流支港晰其利害撰其措施勒成一書屬予序之披覽數周蓋有三善焉周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兩漢有司空郡國輿地圖誠以廣輪經緯非圖莫顯顧前人箸述如李垂導河書單鍔水利書之屬皆有說而無圖淩子獨能首事於此其攷古多本其鄉先哲朏明胡氏之言而斟酌去取之其證今則或

合數郡爲一圖或一郡自爲一圖源合派分使人一覽而形勢瞭然盡得其高下順逆之勢嘗乘小舟裹糧懷筆風雨上下沿流不止有經數月而僅成尺幅者其勤如此故能事必覈實言可起行其善一也夫水有源焉有委焉人所共知也而中間扼要之處渟蓄灌輸節節相生固不可廢一而不講也故以湖郡言之承省會東來大川以爲源導七十餘漊歸太湖以爲委而峴山漾匯其中以諸郡言之天目諸山之水其源也吳淞江婁江白茆河諸海口其委也而中間太湖尤爲巨浸淩子

以為誠欲奏厎定之功必貫通全局兩省同時興工而後可是以綜江浙源委而合論之而如吳江長橋之分洩太湖者謂咽喉之地尤不可不急為疏道其言皆確有所見他如蘆灘竹簖之侵占宜禁也斗門石碶之修築毋廢也前人橫道直道水則碑以驗水勢者宜仿行也以及去水之口當順以歸壑不可概以取直也浚深之泥可移以護隄否則棄之必遠也種樹足為塘岸之固課茭可代淘河之工物理土俗攷訂精詳碩畫深思見於篇內者不可枚舉其善二也王厚齋有言昔人治

水之利或以佐耕或以通漕白公引涇嚴安導洛農民獲其利而轉漕之功弗聞宇文愷流韋堅堰渭漕運得其便而灌漑之績弗著兼斯二者厥惟美哉今凌子展灑沈之策爲旱潦之備洵如所言將見畝穫倍收屢豐有慶而其河之大幹即爲運道所經又近自湖郡之東運河而遠及于徒陽運河靡不熟計利便借箸而籌佐耕通漕有兼義焉其善三也往黃梅帥中丞撫浙適霖潦爲患凌子上書當事多采用其言惜經費未充大功中輟予以檮昧洊奉

恩綸涉歷數省所至未嘗不以劭農殖穀為先務曩持節吳門席未暖而移去於民事之亟未暇遠圖至今耿念無已猶憶官關中日漢唐靈軹龍門諸渠其流風遺迹猶可想見嘗為畺宜疏築頗著豐殖之效今者節制兩粵其於三江之條貫靈海之歸墟及諸山源澤匯之脈絡方且朝夕孜求期與閭閻興利而除疢是以讀淩子之書尤服其用心之勤憂重不能釋手傳云仁人之言其利溥吾於淩子見之矣爰不辭而為之序

黌宮敬事圖錄序

夫治世之政庶務咸理則禮樂興焉然後大化昭宣而風俗可成也中丞燕山先生以道光甲午祗奉簡命鎮撫中州明年仲春上丁釋奠於　先師見夫彝器略具宮懸未備羽旄之列久虛登降之儀已愆以為非尊儒重道何以化民非備物致禮何以昭敬乃詢執事將為舉墜則已弛闕經時而禮器高廣之規樂舞動止之節鮮有語習之者於是博訪能人千里延致爲之教肄增修器物備其陳肆中其舞蹈兩年之閒大禮既

洽不悖益虔猶慮久而寖昧其傳也旣優爲經費如昌
黎韓子所記處州講堂肄禮置本錢廪米令可繼處者
復述是編效農師之禮象摹貞觀之舞圖證梁鄭之遺
文補夔襄之軼典祀事孔明位次咸秩頒下所屬郡邑
各敬厥職相與有成美矣盛矣夫禮樂之精意固未易
言也卽其制度聲容之末前儒傳注紛綸詞愈繁而義
益晦必箸之於圖譜乃能心目昭明而其傳可久是編
之作不啻日講指畫示之軌儀自茲以往當祭之期冠
帶縫掖之倫奉以從事皆能率履不僭以對越神明周

官祭祀太史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此其遺意歟蓋

中丞和薇在抱禮樂式躬居平莅政使民事事若承賓

祭罔不祗肅是以吏治修明閭閻樂業又能恪共典祀

孰講而施行之於以上佐

聖天子崇化導民之盛治和神人而正風俗不亦偉乎

儀吉肄於習禮忝司講授於茲屬盛典之成喜諸生之

希道慕業頌美無窮也爰綴詞簡端以誌願學之私云

道光十有七年孟冬之月

張氏姓氏五書序

姓氏之興本諸五帝德更襲授受以字世長毗天人之間其微乎其說始見於史伯胥臣而五七之家三十五姓漢儒猶能言之後世無傳焉已若夫明貴賤表中外別親疏嫥末肇末辨物居方於人道尤重乃欲鏡其源流古今同異官俗遷改未有一書可據信者斯誠藝林之闕典載筆之先務也然而爲之實難上古貴者有姓賤者無姓故自三五迄於伊耆但言平章百姓遞殷周之際奄甸萬姓又姓惟天子得賜之諸侯賜氏不賜姓

經傳記事則皆稱氏婦人乃稱姓嬴秦以降又以氏爲姓華離揑合名實不分年代遐夐追溯疇曩寔由中起其難者一尙書沿作九共亾帝繫國譜繼作繇周暨隋簿錄見史志者千二百八十卷今則盡軼又別傳不在史志間有稱引者百八十餘家亦皆無完書記載曠絕其難者又一司馬子長揚雄沈約李延壽自序先世文多踳駁名家碩學而忘其祖況乎常人劉系堯蕭系何李系聃趙系柏翳華冑比附帝者猶爲之況乎凡庶然則舊聞之存百不一二幸其存矣又不皆實而史志若

永叔漁仲顓門若林寶鄧名世去古益遠勦說陳因重悂䟦繆固無足怪其難者又一粤自三代以還至於漢魏之閒殆世變一大升降之會乎而斯文從之時則行九品中正之法其繼也華腴寒素通塞殊途遭永嘉之亂府無藏籍苟攖宦閥覬爲登進故曰尙姓之獘至於尙詐雖有爲內譜之學者徒能廣坐不犯人諱以爲美談非皆肇祖炎黃硏覈是非也於是官失其守民去其鄉避難避仇冒姓變姓析姓造姓至於析字造字戾益甚矣若朝廷賜姓雖於古或合或否猶書在史官灼然

可知然不敷覼也或窮鄉圭竇憑臆妄作詔其子孫孰從正之哉斯弊也尤極於元明故曰古者姓氏之權出自上故易明後世姓氏之權出於下言難攷也而世之學者徒相謂曰某氏以官某氏以地以字以諡以居以事而已然而言乎官則鴻荒紀名歷代班位四裔稱號一不得闕言乎地則山川國邑城鄉關路邊徼部落亦一不得闕至於字諡居事篇籍之文開卷卽得故姓氏雖一端其取材也廣矣大儒若亭林顧氏將欲循合處之言𤀹龍門之憾慨然於返本類族之大惟擬一條例

而已終閣筆而不下有以也夫介侯氏之爲此也弱冠
從事皓首成書四部之鉛槧九州之金石以及二氏之
藏百官之名貢舉簿城旦書虞初說之屬罔不周覽宦
游黔蜀久又客吳楚秦魏攬轡中原交其賢豪朋游觀
記若所部士民往往請觀家牒輒爲掌錄以爲旣博不
可不擇也折衷於古人若子政之世本仲遠之姓氏篇
有輯有補竝爲之注林鄧之書復爲之勘會其勤且精
也如此始君未入蜀予見其稾本五巨冊積數十萬言
錄副藏之後數年再見京師裨益者五六倍予笑曰卷

楙䌛重若是君宦日貧何以行世君曰諾吾將更之於是比物而錯辭䨤文而析類旣踵舊體而盡列之補前未有五百餘姓曰姓韻遼金元諸氏譯音無正字別爲條繫之曰三史姓錄復爲姓氏尋源反烝民之始爲姓氏辯誤匡百家之違又曰前言吾所取資也錄其題存其旨以古今姓氏書目攷證終焉是爲張氏姓氏五書葢又十餘年乃成則自關中抵書大梁曰子許吾序久矣毋負諾然吾去官來無以食誰爲剞劂者會楊桂山布政至善其書先爲刊行尋源四十五卷辯誤三十卷

君督序諈急予多病荒落遲無以報度君之書出固嘗家置一部無俟予言乃其爲之之難成之復不易也文由博而約體由合而分也惟予知之詳遂書之以諗後之讀是書者道光十九年仲春之月

謝學士約書序

故翰林學士謝子子玉卒平生文字草稾䇿䇿盈篋衍長子熉先次弟所爲約書六十篇屬子校定序行之客見之而問曰蓋聞聖人之敎人也先博文而後反約謝子何以先守約也子應之曰子不見夫木乎有槎蘖然後有支幹有支幹然後有棟梁觀於水發源濫觴眂而爲瀾淪焉爲淵藪焉故曰天地之道浸皆始於細而成於鉅博文者詩書是也若今人敎幼穉授之經云爾常人誦其言聖人明其訓皆在詩書非馳騁見聞以爲博

也約之以禮所爲詩書執禮是也博約也守約也一而已矣曰然則言何以異也曰時不同也古之時詩書六藝之謂文後之矜博者厭棄之而求其外於是僻詭厖隱無用之言盈天下不擇而從之百年莫能給故言約則知所擇矣言博將終不反矣曰若是則謝子又何以先事而後性情也曰遏異端也大學言致知在格物孟子曰必有事焉儒者之學始勉所事而性養焉旣循所事而性安焉兢業不懈終身敬吾事則終身踐吾性世有儒外釋內高談元妙以詭於聖道之似者其爲說必

先變亂格物之義而後可謝子憂之故實之以事而絕其萌也曰然則約果可以及天下乎曰一則及矣不一則弗及也百家衆流偏虛之言各是所見淩雜施之或效或不效謝子之書原本大道守之身而推之家國天下其本末無不相貫相貫則相及矣以求治平何遠焉曰如子言謝子之書美矣其爲人何如曰噫吾友也吾嚴其爲人也是能孝於諸父友於諸弟以得重親之歡者也其交友也誠其處事也毅其家庭妻子閒恩而肅翰林固無事獨舉侍從之職上書累數千言以爲承平

日久有司之爲政寖忘其實而其名故存因而綜覈之則實可返也務在厚農桑毓賢材殭本而疏目嘗督學湖南取士重行誼辨器識善教正俗一翻其著書之言若是其賢也其年未艾而沒其書徒存惜已曰予無憾於謝子之不年也其書傳則名可壽也曰夫傳不傳何常之有吾試與子覽觀前人言語文章其取舍高下殆不可以道里計其傳者果皆善邪而善者果皆傳邪且夫君子之心固不患吾學之無傳患夫傳之而不可用也吾自識謝子而謝子與劉子醕甫董子榮若數策海

運事語在公卿間往歲運河道梗有司如其言以
聞而京師之饋餉獲濟謝子之言可用斯其驗乎然則
是書之傳豈獨謝子之私幸乎哉客退遂次其言以爲
序

汝麋玉屑序 代許光祿

昔王朗爲會稽太守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且得異書問之則方讀王仲任論衡郎蔡中郎所矜爲枕祕者也仲任之書攷正羣經而以己意折衷之於諸子中獨闢門徑後世之質疑隨筆殆權輿於此歟唐宋以還作者代興然如邱氏兼明書蘇而未醇黃東發日鈔醇而未備惟困學紀聞最稱精博實爲南渡諸賢後勁義門潛邱謝山諸家迭爲箋釋近翁鳳棲太常復有證明而研覃無窮堂奧益邃洵乎藴積之厚而汝麋王先生

所由服膺勿釋平生論譔且以是爲圭臬之循也先生天才俊逸踔絕一時弱冠賦江右風土下筆萬言洎登科第就職廣文獨抱遺經泊然榮利之外朝鉛夕槧殫見洽聞輯漢魏羣儒箸術之已佚者多至五百餘種並所箸豫章十代文獻略等書久已梓布行世而此玉屑十五卷尤爲精力所萃葢先生讀破萬卷耆而益勤每有心得輒爲劄記依厚齋之體例類別區分斠次成帙今哲嗣某勘寫定本將授梓人以乃濟年家末契屬爲弁言自惟弇陋何足窺尋前輩精詣披誦數周覺元圃

品珍觸目皆懸黎結綠乃先生猶以霏屑自居何㧑然自下如是也其研覈同異文萬旨千無一語沿襲前人無一義不求實是即君家仲任復生亦當退避三舍而綴文承學之士吾知人詫異書必將一簽再簽而未測其涯涘也先生於易書詩春秋夏小正爾雅論語孟子皆有詮釋行且盡發名山之藏公諸海內所以縠聚藝林開牖後學豈淺鮮哉而此書則其職志也挂名簡端竊有厚幸焉於是乎書

居官內省錄序

歸安沈省堂先生乾隆十年進士宰文水洊陞汾守觀察所莅多惠政尤以農田水利爲急務文水縣以水名明時有永賴渠湮塞久先生開濬之引文溉田籌費不及民巡功不委吏躬出入泥土中三年而後成及去縣久之民有於渠中得鯉走獻先生者在霍州引汾於州西玉玲瓏山下創爲渠曰環翠民食其利州之李詮莊祠祀焉爲雲南驛鹽道會新改法官自售鹽遂有按戶勒民輸課者賴公言而復民尤德之後督江西糧儲卒

於官所著成志堂詩十五卷已刊行它雜著僅藏尤富余來大梁得是錄於先生之孫銘所多言州縣之政皆先生躬行心得筆之於書故其詞懇惻警動異於泛論治道者繹誦不釋謹校寫付梓以廣其傳嘗以爲古人之善爲政也必出於學學成而後仕故政無不學後世則以文爲學究之稗販見聞巧作言語是且不足以言文而學於何有及其仕也舉平日所習爲者一無足恃而强爲其所不習蓋亦難矣然而猶有可恃者則惟吾心炯然之知不能昧也故先生之言政也必始於錄心

性其條列十三事一一使人返求諸心而後出之而且題其書曰內省有旨哉有旨哉先生之詩有曰理學爲根柢民物郎嚴師縱使上哲人閱歷乃周知又曰栽培合枯菀潤澤無高卑思昔大雅人萬年傳令儀故言理學而不以民物爲師則無以周萬事之用而政病有見於民物而無見於義理則中無所主體之不立而政尤病二者既備勤而行之於以正風俗而厚民生至於栽培潤澤無枯菀高卑之或異郎古仁人良吏之爲政三代之盛治又何以尙茲此先生所望於一時而有待於

來哲者郎是錄乎寓之矣刻既成爰書先生爲政大端
著之首簡以諗來者先生守懷慶手書客位牓數歲前
栗恭勤公麟見亭河帥皆見而愛誦錄藏其語今幷附
之篇末亦足以見先生敎善之忠造次不忘如是也道
光二十有一年孟夏之月

道齊正軌序

古今有異治乎無有也吏猶是也民猶是也條教號令猶是也上之所以願得於下下之所以願奉於上大抵務安靜而知尊親古今無以異也迺後世之治常不古若者何也催科不擾獄訟不留隆文教士讀法屬民善矣然而弱者泣隅强者捍網猶往往不絕者何也則曰是養之教之之法未備也然或令焉不行行焉不效或稍效而不能以久且大者又何也中道疑且退則已耳誠有志焉必將仰睎古人良法美意其行而必效效而

久且大者安在思其不合以求其合庶幾有利而無弊或多利而少弊也乎顧其事散在史冊未有薈稡成書者高安朱文端公嘗撰歷代循吏傳取人過嚴又刪改史文事或不具觀者惜之此吾友鄒子鍾泉所以睪然望古奮筆有述也取馬班以來諸正史及季平王氏遠平邵氏抑之錢氏橫雲王氏諸別籍錄循良二百七十餘人其文悉仍舊史不易一字其事間有不可為法者則削之而箸其所以削之之故其利濟之尤大者與設施之尤精密者為之論發明其用意附於本篇蓋欲明

示天下後世士大夫有志於古者得是編愼思篤行神而明之取之各足用之不窮以大濟於吾民而古治可復也則信乎古今無異治也雖然自周漢至於明遠矣其法制變革風俗推移豈能一一比而同之乎姑以郡縣之政言之秦漢之始置郡也皆有兵至唐猶因之大縣亦間有焉中閒晉以去郡兵而致寇亂千令升所謂方岳無鈞石之鎭關門無結草之固者也後代鑒而復之然而矯枉過正外重內輕至於五代藩鎭之禍極矣故宋藝祖不得不改法而文武異治以至於今也則治

畢異井田封建之世田皆在官國如其家雖加於什一猶不遠爲桀也漢以後取民之制屢變於是條目分併公私改易之際有從其名不知異其實者有失其名更置其實者有强齊其名而尤大違其實者其輕重之不可强同也固也而其假手於有司者在唐宋時猶有公使倚閣諸名苟事有便宜雖專之可也故朱子戊子封事謂祖宗舊法凡州縣催理官物九分以上住催版曹亦置不問君民兩足公私俱便自曾懷用事始除此法於是毫分銖兩必以登足爲限蓋宋南渡後始然矣迄

於元明地大物博國用愈煩遂因而弗革則用財異若夫異端曲學俗學利祿之塗衆而士失其爲士之則游民末作淫奇衒鬻之徒緐而民失其爲民之常故道多歧足以沮吾敎之事有非之不敢非者矣利相貿足以奪吾養之力有去之不能去者矣則士民之待治亦異至於氣習之剛柔事勢之利害逾時易地判然殊絕者尤不可悉數乃前後二千年閒改其治迹又終無有不同者何也在易中孚信及豚魚吉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無它躬率之而已矣鄒子覽其迹探其本故特揭

孔子德禮之訓以名其書德者成於己而後及於物者也禮者一日不可去身者也誠有是二者施之必恕勞之必信雖法制風俗之不同大抵居後代者稍難於前爲獨行者尤難於衆要於吾心之神明足以周於物吾身之行事足以服於人亦終無能沮之奪之者故文武同心何治軍之異凡寡衆之離合視此矣公私一體何用財之異凡舉措之廢興準此矣絕夯鶩之塗觚敬敷人倫正學興而士皆有用矣簡不急之簿書專心民事農政勸而民莫不親矣顯導而默移一倡而百和至于

教養之政成而德禮之風上下成俗大道之行刑措之盛亦無以加茲而必起於有司之躬率是故得人尤難大學平天下必歸本於一个臣之進賢退不伒其以此也夫此誠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治之本意而千古不易之正軌也故俗醫常藥不足起癃瘵曲木散材不足營室居誠欲復古之治如是編所列其人也則必取法焉鄒子表而出之其忠於事上而亟於惠民者意在斯乎鄒子官河南有年士民多誦其治迹今方晝夜河壖從搴茭之役況瘁甚矣猶時念此書之成而屬予序之

以爲有能用此而及於其民不必吾爲之猶在已也於
是其可感也夫其尤足重也夫道光二十三年黃鍾之
月

吳侍郎澹靜居日記序

故工部左侍郎會稽吳公幼以詩見知於儀徵公鼎入翰林轉御史文章氣節日有名任四川學政還擢給事中出爲湖南岳常澧巡道調督糧轉四川川北兵備擢廣東鹽運使貴州按察使皆未之任

特授順天府尹公再自蜀還朝一歲閒三遷至侍郎充會試總裁官出闈病未幾卒公善予若昆弟公病革時予子寶惠日起居見公實無病惟羸甚不能食時眩不知人已而蘇語惓惓皆公事嗚呼公忠直以事

上清毅以居職而持己儉苦又明察庶事纖悉靡不盡
體善病感
上知遇恩知無不言行無不力憂深思密夙夜慷慨發
憤嗚呼空其瘁也公沒天下惜其才之未竟用然公之
心固蘄以死報亦何憾獨平生文字多散棄百無一存
者彌可歎慨此日記三種幸有潔本在篋中其一自蜀
使還時日還臺日記公在臺封事數上皆軍國大事或
觸忤大臣無所撓避錄中略見之凡公所不言者予亦
不能言也時予同官公厚予故亦間及予事末一種在

澧州時日巡軺百日記公在外任有所施設輒按日錄寄予京師詢可否故此記予見之最早公聰明過人而不恥下問宜所莅多善政云其一則赴長沙時行記也公有嫡子殤晚始得孿生公沒後其一又殤遺孤孩稚煢煢未有立公門下士多材俊異日當有蒐羅遺稾以傳者今先刊此三卷而予爲之序道光二十年秋七月

章池嚴氏族譜序代

昔叔孫穆子答士匄之問以古人立德立功立言爲三不朽而宗祊之守保其姓氏但視爲卿大夫之常事若無足稱道者此三代以上仕者世祿之言也然卽以世祿論若范氏之終逐于晉也吾亦未見其能守也是則卿大夫之保世滋大要必有德功言三者以持久於不儆穆子蓋欲勉士匄以所不能故深警而善道之而其理非有二也漢唐以來故家大姓其先世名德或盛或衰迭顯迭晦以至於後人榮落不齊之故皆必有所以

致之者根柢之槃互枝葉之峻茂源愈濬而流愈遠徵之天道驗之人事蓋百世不能易也潋浦嚴氏其先自桐廬遷楚其子陵之苗裔邪而方伯公創爲族譜初稾則愼言之而託始於遷祖潭州公潭州公仕於宋季遭德祐北降遂終身伏處戒子孫無事異姓其後有處士公者保衞鄉里以功授給事中尙志不拜終元世百有九年無仕者其以忠節亟爲家法如此章池之族則自國初篤莽玉人二公昆弟孝友勇義以亢其宗至方伯公而益大故公之賢子鄭州君纂輯世系尤詳於近支

而題之曰章池嚴氏族譜且屬予爲之序予嘗聞嘉慶間苗患底定實用方伯公之策以成厥功道光初陝之南山息烽燧闢草萊而耕鑿之復闢中漢唐舊渠堰若干處一惟公之悉力經營以臻太平之效而惜乎未及見公也奉

使來汴幸與鄭州君游循良之譽冠於一時至論天下大計實事精心瞭然若指掌猶可想見方伯公之風烈今讀是譜又以知嚴氏之世德作求根深而源遠而後人之繩繩繼繼繁衍熾昌者夫固有自來矣抑予嘗即

德功言三者衡之功者待時而後成言者待文而後傳其積於中而施於外無小大廣狹皆足以濟人事而當天心惟德爲尤重故忠孝仁讓人人可勉爲事事不容忽今鄭州之譜尊祖敬宗收族仁至而義盡而終之以敬告宗人相勖以德有旨哉有旨哉自茲以往世世守勿替其濟於人而當於天者啟佑於無窮嚴氏之世澤與爲無窮此積善餘慶理有必然者若其譜之體例以海昌陳氏爲本而損益之紀事取義皆有法度亦足爲後賢則傚予是以樂覩其成而爲之序

海昌備志序

海昌城東五十里有鎮曰袁花余所長也余生嘉禾初隨親往來及先人計偕北上余居於鎮者七年而後去也寓公爲前廣濟宰德清戚公余外大父也州之大姓若祝許查陳楊諸族自明至今其於我錢非姻亞即通門也於戚公亦多雅故亦有鎮居者時來謁公余勝衣出拜長者俯我笑語或貽我紙若筆且誇譽我也既去十餘年嘗一至鎮則我舅氏已移居吾郡而龍山在目猶憶戚公之置酒命賓觴詠乎其上而童子得隨侍也

又嘗一再至州看竹安瀾之園信宿乎陳霞林丈之居夜聞潮聲澎湃旦而見潛山俞先生為言枚乘七發觀濤曲江為浙為揚特論斷斷也自京官後久不得至其地一旦吾弟譬石為之司訓喜劇如身親之也未幾弟書來稱某也賢某也博古某也工文詞又喜弟之能得士也已又書告余得其州前哲之某書某集且有所攷論又喜弟之留意掌故稱其職業也嗟乎弟到官至今忽二十餘年矣前所稱某某若潘孝廉文鏡俞明經興瑞朱明經修之潘文學謙人者俱溘焉朝露今其名乃

在曾君所譔藝文目中可槪也而州人前後著述弟積久寓目滋益多乃能廣記備言以成此志也州舊有志今所譔者不敢自同官書故不曰續曰補而曰備志也近人作志首重金石歐陽趙洪之嗜好弟固有之也州無漢代文字得元至正祭器於舊庫其象尊猶合於齊子尾送女器之制亟箸之以存古也若唐汝南周君誌馬夫人誌宋皋蘇將軍之碑自嘉慶以後出土者皆箸錄而余尤喜其多爲跋尾能貫事求是又時時通其意於爲政也若元至正十六年至二十二年之達魯花赤

以下題名明成化七年歲貢題名又皆賴殘石以存也
石亾而其文見於它紀載者參互補綴別爲碑碣遺文
二卷余嘗謂金石雖壽不如紙堅欲自史記秦始皇刻
石及水經注所列碑以下都爲一編曰金石楮未成弟
之意與余闇同也山川道路皆出目驗前人鑿鑿言若
山者至其地無其山不敢附會也若廟山烏龍山之爲
一爲二雖居其山亦不易辨則竝存其說又不敢臆決
也扁舟泝沿兼旬累月於水道尤詳明如昔人言句中
有圖者觀卷末采訪日記何其用心之勤也職官之紀

閩人物之擬傳信事而慎言之余嘗以亾友張祁羊屬其人志弟屢請讀所著書而後錄焉余以是知其不爲苟作而自遠於聲氣攀附之所爲也獨賦役兵制之屬不及詳方事之始州大夫創意爲之其後三四更任又政事煩多吏胥不爲檢案牘無可攷信者不知則闕與其疏舛以誤後人也時島夷犯鄞海上戒嚴弟從宛平許侯筱廬士民爲守禦事平許侯記其事今侯沒而附錄其書辛壬防海之事略具焉而不必自爲也錄前輩耕厓周氏之譔沿革疆界乾隆十八年蔡侯之紀都莊

冠於本書又以見弟之能取善也諸生分譔者皆列其名於前是又集衆善以爲善而樂善無窮也書成鏇木出於修學宮之餘財不以賦士民尤善之善也千里梱至乞余一言余以衰病方壹意治經未暇及也今者養痾無聊始得覓首尾一讀而不勝其喜也已乃懷舊游念老蒼思鄉里徘徊俯仰若有見於山之高海之深而神往於吏部橋南街讀書之樓不自覺其緐言碎辭下筆不能已也道光二十有九年仲春之月序於大梁書院

端谿硯史序　吳石華蘭修著

道光紀元十有四載歲御敦牂翔化介洽百潛耀明斧柯山開貢厥玉英硯史爰造擘理類情緊奇觚側牘必先大書矢罍眡程何石濡染縣礦昧苡或云莘爾斗盛之寮太簡四譜寔旌首庸青州絳州宣歙號爾積石灘哥建之鳳皇新羅高麗泥絲瓦筒皆不如端谿天下之艮許禪銅匣賀歌玉房踰唐越宋晦爽迭庚封之不闔奧之不垣屏乃謚穰下中上巖洞涵西東抱水之骨藉山之形塵霏雨潤滲肌析腸陋空亭激蓄光蘊靈以時

大出紛瑮琳琅君子博物眡爾發藏求馬渥注說劍豐
城材羅四六扁其屋梁伯牙操遴鍾大樂以章斐然指
事勞於縑緗訾相剖棃寫圖發評昭晰象號箕斗列行
目驗之實心秤之平古也箋錄曾無比伉嗟我石友如
衣服在躬疇焉日習而罔不知名寸篇可祕確於論衡
準斯而談錯綜孔才官人周王采掇從宂發揮章龍稚
非少文柔不隋剛登之大廷翰墨勳績又曷可量哉是
歲中秋後三日嘉興錢儀吉序

查清華畫筌注序

道無形者也無形不可以寄言而蒙莊氏強爲取譬乃有得魚忘筌之說焉若曰吾有所以求道者求而得則安於相忘爾此固蒙莊氏之旨也吾不敢知道吾知魚夫道無形者也而魚有形者也今日得魚明日去其筌弗得魚矣若之何可忘若江上先生之論畫亦喻之筌其亦有說邪今夫山水有形者也寓之於翰墨有而渾於無無而又妙於有也其必得之於吾心悠然與適漠然與合然後造化在手萬里在目豈無所操而能然邪

抑得之而可忘所操邪世之論者皆曰有形者有窮無形者無窮吾嘗疑之使有形者果有窮邪則無形之檄也久矣然則道無窮魚無窮筌亦無窮此江上所以擬議於前淸華又諄諄於後相與爲無窮也夫無窮則不可得忘也吾故引其意以問得魚者且夫忘之云者亦蒙莊氏之道然爾吾儒則曰勿忘道與器不二顧人所得爲者皆器也無器則道不見筌之不可忘也廣矣夫

樵堂法項拈題詞

道喪文敝世塗日苦人心日危憂賤貧而慕富貴搖搖懸旌不自知其所止此自昔佛老之言所以必中於衰亂之日與樵堂忠義之士非所論此要其身世蒼涼感寄詼謬指示端倪將謂可以自度度人者然而形器桎之雖大神智終莫能化其實有忽還於太上淸虛之天而安且樂之也嗟乎樵堂豈不知其不可而喋喋言之與乃予病中偶閱是編若有取焉吾直腐肉朽骨耳遂拔劍斬蛟吾以是知仁化白金爲湖州牧吾以是知智

是渠參軍兒等笑具吾豈爲笑哉吾以是知勇蓋吾嘗
局處一室而神游太虛矽乎忽乎空若有見乎而終無
見也則且拈出吾今日所見爲樵堂法頂著此一點墨
道光己酉春日颭山樵戲筆

記事續稾卷四終

男彝甫謹重校刊